

辛棄疾帶湖交游初探

以范開、楊民瞻為例

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研究

李仲傑

摘要

辛棄疾退隱江西上饒期間，與學生范開、友人楊民瞻過從甚密、交往頻繁，互有詩作往來。辛棄疾唱和范、楊二人之詞，依照詞作內容可分作出遊、詠物、送別三大主題，而辛棄疾在詞作中，更寄託對於二人的種種情感，其情感則根據稼軒對兩人的期許不同而有所差異。在這些作品中，亦能觀察到辛棄疾對於出、入世的心境變化與轉折，從最初貶謫的灰心喪志，到後來重拾抱負的雄心壯志。稼軒如同伯樂，找出兩人的優點並加以鞭策，期許他們成就一番事業；而范開、楊民瞻如同良馬，不僅編製詞集，禁絕偽作傳唱，更促使稼軒找回自我價值、重新振作。三人形同莫逆、亦師亦友的深厚情誼，值得後人稱頌學習。

關鍵詞

南宋 辛棄疾 稼軒 帶湖 范開 楊民瞻

一、前言

辛棄疾（一一四〇—一二〇七）原字坦夫，後改字幼安，中年後別號稼軒居士，濟南歷城人。稼軒曾任湖北、福建等地安撫使，一生力主抗金事業。稼軒曾上呈〈美芹

李仲傑 辛棄疾帶湖交游初探——以范開、楊民瞻為例

十論〉、〈九議〉，展現其經世濟民的才華；後更在湖南設立「飛虎軍」，建置迎擊金人的軍事力量。儘管辛棄疾立意良善、希望國家富強，但他自言「臣生平剛拙自信，年來不為眾人所容」¹，稼軒剛強固執的性格，讓他無意間得罪不少朝廷權貴，逐漸遠離朝廷的決策圈。

淳熙八年（一一八一）監察御史王藺彈劾辛棄疾「用錢如泥沙，殺人如草芥」²，使其被朝廷革職，黯然退隱江西上饒。據《上饒縣志》記載，辛棄疾於淳熙年間在上饒城北靈山外之帶湖建築新居³，被罷之後即隱居於此。而辛棄疾亦在此時自號「稼軒」居士：

（辛棄疾）嘗謂：「人生在勤，當以力田為先。北方之人，養生之具不求於人，是以無甚富甚貧之家。南方多末作以病農，而兼併之患興，貧富斯不侔矣。」故以稼名軒。⁴

1 徐漢明《新校編辛棄疾全集》（武漢：湖北人民出版社，2007），P.299。

2 「元」脫脫《宋史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5），P.12164。

3 「宋」辛棄疾著，鄧廣銘箋注《增訂本稼軒詞編年箋注》（臺北：華正書局，2007），P.638。

4 「元」脫脫《宋史》，P.12165。

辛棄疾自號稼軒，是取躬耕於此之意。稼軒於淳熙九年（一一八二）隱居上饒，至紹熙三年（一一九二）復職，出任福建提點刑獄，在帶湖度過整整十年的歲月。在此期間，稼軒與學生范開（字廓之）、楊民瞻交往頻繁，且互有詞作唱和，顯示三人深刻的情分；而范開更替稼軒編纂《稼軒詞甲集》，彙編辛棄疾早期詞作，替稼軒詞留下珍貴的記錄文本。

辛棄疾與范、楊二人皆有詞作唱和。關於辛棄疾的詞研究，如黎修良〈吟唱高歌逞奇斗博——論辛稼軒和韻詞〉⁵、王毅〈論友朋酬唱與稼軒詞風——兼論辛派詞人與稼軒詞之關係〉⁶等文章，分析辛棄疾和詞的詞作風格與情感表現，然兩篇對於帶湖時期的和詞皆著墨有限。討論辛棄疾交游的研究，如鄧廣銘〈辛稼軒交游考〉⁷，考述在稼軒詞中出現的人物事蹟，然而並無討論詞作；又如李佩芬《稼軒帶湖、瓢泉兩時期詞析論》⁸，說明稼軒於帶湖的交游情況，然而對於范開、楊民瞻的討論甚少，尚有深入探究的空間。因此本文將從辛棄疾寫給范、楊二人的詞作入手，觀察辛棄疾與兩人的交游情況，並分析詞作的內容意涵、情感表現，以及稼軒對於二人有何期望。

二、范開與楊民瞻之生平背景

范開，字廓之，為避宋寧宗趙擴（一一六八—一二二四）之諱，故改字「先之」，洛陽人。據鄧廣銘《增訂本稼軒詞編年箋注》所附〈辛稼軒年譜〉，認為范開在淳熙九年壬寅（一一八二）至上饒拜入稼軒門下求學，至紹熙元年（一一九〇）辭別辛棄疾，離開上饒赴臨安應仕，時間長達八年之久⁹。鄧廣銘先生引〈白龍潭記〉：

洛人范開，久客錢門，遠陪東閣，目擊勝事，因公以記文見囑，又惡得而辭焉。¹⁰

范開久客錢門，並教讀錢家諸子¹¹；後范開離開錢家，拜入稼軒門下。辛棄疾與范開相得甚歡、師徒情深，范開在淳熙十五年（一一八八）編成《稼軒詞甲集》，蒐羅稼軒早年詞作。范開編纂稼軒詞集，導正文壇視聽，避免傳唱偽作，可說是回報師恩的最佳典範。後當范開前往臨安應仕時，稼軒作〈醉翁操〉為其敘別，題辭如下：

頃予從廓之求觀家譜，見其冠冕蟬聯，世載勳德。廓之甚文而好修，意其昌未艾也。今天子即位，覃慶中

5 黎修良〈吟唱高歌逞奇斗博——論辛稼軒和韻詞〉，《文教育料》期十六（2008.06），pp.13-16。

6 王毅〈論友朋酬唱與稼軒詞風——兼論辛派詞人與稼軒詞之關係〉，《中國詩歌研究》第六輯（2009.12），pp.96-109。

7 鄧廣銘〈辛稼軒交游考〉，《復旦學報》第一期（1944.01），pp.87-144。

8 李佩芬《稼軒帶湖、瓢泉兩時期詞析論》（臺北：臺北市立師範學院應用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，2005）。

9 〔宋〕辛棄疾著，鄧廣銘箋注《增訂本稼軒詞編年箋注》，p.724。

10 〔宋〕辛棄疾著，鄧廣銘箋注《增訂本稼軒詞編年箋注》，p.725。

11 鄧廣銘〈《稼軒詞甲集》序文作者范開家世小考〉，收錄於鄧廣銘《鄧廣銘治史叢稿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7），p.558。

外，命國朝勳臣子孫之無見任者官之。先是，朝廷屢詔甄錄元祐黨籍家。合是二者，廓之應任矣。將告諸朝，行有日，請予作詩以贈。屬予避謗，持此戒甚力，不得如廓之請。又念廓之與予遊八年，日從事詩酒間，意相得歡甚，於其別也，何獨能恣然。顧廓之長於楚詞而妙於琴，輒擬醉翁操，為之詞以敘別。異時廓之館組東歸，僕當買羊沽酒，廓之為鼓一再行，以為山中盛事云。¹²

〈醉翁操〉之題辭可分為以下四點討論：

(一) 范開乃勳臣之後。稼軒言范家冠冕蟬聯，世載勳德，可見范開家世顯赫。而范開不但文才出眾，又能兼修德行，稼軒認為此生不可限量。

(二) 范開亦是元祐黨人後代。據鄧廣銘考證，范開應為華陽范祖禹之裔孫。范祖禹曾「在洛十五年」¹³，並協助司馬光修纂《資治通鑑》，居功厥偉；而其孫范仲熊、范仲彪亦被稱為洛陽人。故鄧氏推測范開極有可能是仲熊、仲彪其中一人之子嗣¹⁴。稼軒言「合是二者」，范開具備兩種身分，符合朝廷徵召之條件，故前往臨安應仕。

(三) 范開從遊稼軒八年，師徒日日從事詩酒、情感深厚，如今學生即將前往臨安，為師怎會漠不關心？

(四) 稼軒深知學生長處，范開長於楚辭、善於彈琴，故作〈醉翁操〉敘別。

稼軒在題辭中交代敘寫〈醉翁操〉之因，范開有才有德、從師甚久，又精於音律擅長楚辭，故稼軒乃贈其〈醉翁操〉，不但充分了解學生特長，量身打造一首送別詞，詞中又寓含祝福范開前程似錦的期望，對范開的疼惜之情展露無遺。

楊民瞻名籍失考，據辛更儒《辛棄疾研究》引韓澆寄楊民瞻之詩句「我居溪南望城北，最高園臺竹樹碧，眼前帶湖歌舞空，耳畔茶山陸子宅」¹⁵、「園居好在帶湖水，冰雪春須積漸消」¹⁶，辛氏推測楊民瞻應寓居帶湖甚久；鄧廣銘則藉由韓澆詩，推測楊民瞻亦是上饒人¹⁷。而南宋文人趙蕃〈以歸來後與斯遠倡酬詩卷寄辛卿〉詩，言「賓朋雜選孰為佳，咸推楊范工詞華」¹⁸，吳熊和指出其詩「范指范廓之，楊指楊民瞻。則民瞻當與范廓之同從游於稼軒者。」¹⁹ 根據以上文獻推斷，楊民瞻居於上饒，並與

15 「宋」韓澆〈聞民瞻久歸一詩寄之〉，《澗泉集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冊一一八〇）卷六，P.27b。

16 「宋」韓澆〈和民瞻所寄〉，《澗泉集》卷十三，P.25a。

17 鄧廣銘〈辛稼軒交游考〉，P.104。

18 「宋」趙蕃《淳熙稿》（臺北：臺灣商務印書館，1983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冊一一五五）卷五，P.18a。

19 吳熊和《唐宋詞彙評：兩宋卷》（浙江：浙江教育出版社，2004）卷三，P.2461。

12 「宋」辛棄疾著、辛更儒箋注《辛棄疾集編年箋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8），P.1132。以下所引稼軒詞，全用此版本，僅夾注頁碼。

13 「元」脫脫《宋史》，P.10794。

14 鄧廣銘《稼軒詞甲集》序文作者范開家世小考，PP.559-565。

范開同游稼軒，是為稼軒之詞友。可惜未有其他文獻資料，無法進一步討論楊民瞻的生平背景。

辛棄疾在退居帶湖時期，共創作二八八首詞作，其中一二首與范開有關、與楊民瞻相關之作有八闕。實際上范開、楊民瞻亦曾作詞與稼軒唱和，如稼軒有〈烏夜啼·廓之見和，復用前韻〉、〈生查子·民瞻見和，復用前韻〉、〈菩薩蠻·雪樓賞牡丹，席上用楊民瞻韻〉等作品，都證明范開、楊民瞻皆曾作詞，惜兩人詞作皆已亡佚，無法進一步了解兩人與稼軒的互動情況。

三、稼軒與范、楊二人的交游情況

辛棄疾與范開、楊民瞻關係緊密，常與范、楊二人出遊、飲酒、賞花，並有詞作唱和，記錄下與兩人同樂的難忘時刻；而當兩人離開帶湖時，辛棄疾亦作詞送別，足見其對於兩人的深刻情誼。依據辛棄疾唱和之詞作，可分作出遊、詠物以及送別三類：

(一) 遊山玩水

稼軒居帶湖時期，經常與學生出遊，並留下幾闕遊賞詞作，如〈滿江紅·遊南巖，和范廓之韻〉：

笑拍洪崖，問千丈翠巖誰削。依舊是西風白馬，北村南郭。似整復斜僧屋亂，欲吞還吐林煙薄。覺人間萬事到秋來，都搖落。呼斗酒，同君酌。更小隱，尋幽約。且丁寧休負，北山猿鶴。有鹿從渠求鹿夢，非魚定未知魚樂。正仰看飛鳥卻鷹人，回頭錯。

（《辛棄疾集編年箋注》，頁七八七）

南巖位於上饒城西南，位於稼軒隱居的帶湖附近。本闕詞為辛棄疾借范開同遊南巖時所作。上片道出稼軒眼前之景：西風吹拂、樹林蒼鬱，屋瓦僧舍櫛比鱗次，一片祥和的村落形象。「覺人間」句出《楚辭·九辯》²⁰，欣賞完眼前景色，便覺世俗之事如同浮雲，毫無留戀、了無牽掛。下片的視角則從自己轉至范開，寫對范開的擔憂與囑託之情。

兩人除了同遊南巖外，也曾相約爬山，豈料范開竟爽約不至，故稼軒作〈烏夜啼·山行，約范廓之不過〉一詞，記錄這件趣事：

江頭醉倒山公。月明中。記得昨宵歸路笑兒童。

溪欲轉，山已斷，兩三松。一段可憐風月欠詩翁。

（《辛棄疾集編年箋注》，頁九七八）

本闕詞上片寫稼軒之醉態。稼軒自比為山簡²¹，雖與范開相約入山，然范開卻不見蹤影，只能獨自喝得酩酊大醉，甚至被兒童嘲笑自己的醉貌。下片道出稼軒的寂寞心境，如此美麗的風景，卻少了范開這位詩翁，實在可惜！綜觀此詞，稼軒不但寫出自己的朦朧醉態，更反映獨行山中的孤單與期盼范開到來的願望。

(二) 歌詠牡丹

牡丹歷來受到中國文人喜愛，如劉禹錫曾言「唯有牡

²⁰ 「宋」朱熹《楚辭集注》（湖南：嶽麓書社，2013），P.96。

²¹ 「南朝宋」劉義慶編，楊勇校箋〈任誕第二十三〉，《世說新語校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），P.664。「日暮倒載歸，酩酊無所知」

丹真國色，花開時節動京城」²²，歐陽脩曾撰寫牡丹專著《洛陽牡丹記》，證明牡丹在文人心中，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。稼軒亦屬愛好牡丹的一員，他曾與范開、楊民瞻欣賞牡丹，並作詞唱和，如〈柳梢青·和范先之席上賦牡丹〉：

姚魏名流，年年攬斷，雨恨風愁。解釋春光，剩須破費，酒令詩籌。玉肌紅粉溫柔。更染盡天香未休。今夜簪花，他年第一，玉殿東頭。（《辛棄疾集編年箋注》，頁一一二六）

本闕詞上片書寫觀賞牡丹時的情景。「姚魏」是珍貴的牡丹品種，典出《洛陽牡丹記》²³。觀賞牡丹能沉靜心靈，攬斷人世中的風雨仇恨。下片則寫牡丹的清麗及對范開的期待。「玉肌」句使用蘇軾〈洞仙歌〉²⁴及溫庭筠〈荷葉杯〉²⁵兩典，將牡丹比擬成人，冰清玉潔、美麗動人。「更染」一句使用李正封〈牡丹〉詩「國色朝酣酒，天香夜染衣」²⁶，說明牡丹香氣繚繞、芬芳久久不散。

22 〔唐〕劉禹錫著，陶敏校注《劉禹錫全集編年校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9），P.759。

23 〔宋〕歐陽脩《洛陽牡丹記》，《歐陽修全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1），P.1099。「姚黃者，千葉黃花，出於民姚氏家。……魏家花者千葉肉紅花，出於魏相仁溥家。」

24 〔宋〕蘇軾著，鄒同慶校注《蘇軾詞編年校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），P.414。「冰肌玉骨，自清涼無汗」

25 〔唐〕溫庭筠著，劉學鐸校注《溫庭筠全集校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），P.1033。「小娘紅粉對寒浪。」

26 〔唐〕李濬《松窗雜錄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9），P.96。

而稼軒與楊民瞻唱和之牡丹詞作，如〈菩薩蠻·雪樓賞牡丹，席上用楊民瞻韻〉：

紅牙籤上群仙格，翠羅蓋底傾城色。和雨淚闌干，沉香亭北看。東風休放去，怕有流鶯訴。試問賞花人，曉妝勻未勻。（《辛棄疾集編年箋注》，頁九四八）

本闕詞上片描寫牡丹的姿態。「紅牙籤」兩句，牙籤是指用象牙製成的標籤，使用紅色的花籤，襯托牡丹不凡的特質。翠羅蓋形容牡丹枝葉茂盛，葉子如同保護傘，守護牡丹傾國傾城的花色。「和雨」句出自白居易〈長恨歌〉²⁷，牡丹在風雨中飄搖，正如同為愛流淚、憔悴的紅粉佳人。「沉香亭」句則用李白獻〈清平調〉之典²⁸，說明牡丹氣味芬芳。

下片則寫稼軒的惜花之情。東風請不要吹走牡丹，若牡丹飄零凋落，連黃鶯都會去控訴你的罪責。「試問」兩句扣合上片「和雨淚闌干」句，問問這些賞花的觀眾，牡丹的妝容（意指花色）是否如女子梳妝般精心修飾，以物擬人，用細膩的筆觸書寫牡丹之美。

（三）餞別送行

范開、楊民瞻約在同一時期與稼軒交游，范開於紹熙元年離開帶湖、前往臨安；相隔一年，楊民瞻因思念故鄉而拜別稼軒。當范、楊兩人離開帶湖時，稼軒曾作詞送別

27 〔唐〕白居易《白居易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9），P.239。「玉容寂寞淚闌干，梨花一枝春帶雨。」

28 〔唐〕李濬《松窗雜錄》，P.92。

二人，聊表惜別之情。如范開應科舉考試時，稼軒作〈鵝湖天·送廓之秋試為其送別〉：

白苧新袍入嫩涼。春蠶食葉響迴廊。禹門已準桃花浪。月殿先收桂子香。鵬北海，鳳朝陽。又攜書

劍路茫茫。明年此日青雲上，卻笑人間舉子忙。

（《辛棄疾集編年箋注》，頁八一八）

此詞於淳熙十年（一一八三）范開應試時所作²⁹。本闕詞上片虛實交錯，首先點明考試時節，再預言范開必將通過考試。「白苧」是宋代舉子穿著的服裝；嫩涼即微涼，點出應試的時間點在秋季。「春蠶」一句化用歐陽脩「下筆春蠶食葉聲」³⁰，說明考場萬籟俱寂，只有紙筆摩擦的聲響。「禹門」一句引用陳襄「桃花浪起龍門開」³¹之典，比喻考試得中；桃花浪則代指春闈（即會試）。「月殿」句比喻登科中舉，宋代解試於農曆八月舉行，此時正是桂花飄香的時節。此兩句為稼軒的預言，范開將毫無懸念通過解試，並參加明年在皇城舉行的考試，對范開應舉十分有信心。

時光飛逝，范開應試六年後（淳熙十六年，一一八九），宋孝宗趙昚（一一二七—一一八九）遜位，皇位由光宗趙惇（一一四七—一二〇〇）繼任。光宗新帝上任，

甄錄勳臣子孫及元祐黨人入朝任官。看見任官希望的范開遂前往臨安，並預定作建康之遊³²。在范開離開帶湖之際，稼軒作〈定風波·席上送范廓之游建康〉一詞，替范開送別：

聽我尊前醉後歌。人生七奈別離何。但使情親千里近，須信，無情對面是山河。寄語石頭城下水，居士，而今渾不怕風波。借使未成鷗鳥伴，經慣，也應學得老

漁叢。（《辛棄疾集編年箋注》，頁一一三〇）

本闕詞上片抒發濃烈的情感。稼軒表明人生離別本就是無可奈何之事，誰也無法改變；然「但使」一句話鋒一轉，即便相隔千里，只要兩人情感真摯，便能打破空間限制。「須信」兩句引出稼軒深沉感慨，建康為當時抗金前線，稼軒多次登上賞心亭，遠眺淪陷的北方山河；但如今自己遭奸人陷害，壯志未酬，引起稼軒家國之恨。下片則寄語建康故人，在帶湖隱居數年後，稼軒早已不是當初涉世未深的年輕人；如今稼軒幾經磨練，早已不怕朝廷政治風波的糾纏。本闕詞雖是送別詞，卻不致流於傷感，反而顯得爽朗明快，稼軒豪放之氣展露無遺。

而稼軒贈予范開臨安之行的送別詞，尚有一首〈醉翁操〉。〈醉翁操〉原為北宋琴家沈遵創作之曲，後由蘇軾始為填詞。東坡於序言：

而好奇之士沈遵聞之往游，以琴寫其聲，曰〈醉翁

²⁹ [宋]辛棄疾著、辛更儒箋注《辛棄疾集編年箋注》，P.819。

³⁰ [宋]歐陽脩〈禮部貢院闈進士就試〉，《歐陽修全集》，P.205。

³¹ [宋]陳襄〈送鄭洙赴舉〉，收錄於諸葛憶兵《宋代科舉資料長編·文集》（江蘇：鳳凰出版社，2017），P.178。

³² [宋]辛棄疾著，鄧廣銘箋注《增訂本稼軒詞編年箋注》，P.264。

操〉，節奏疏宕，而音指華暢，知琴者以為絕倫。然有其聲而無其辭。翁雖為作歌，而與琴聲不合。又依《楚辭》作〈醉翁引〉，好事者亦倚其辭以製曲。雖粗合韻度，而琴聲為詞所繩約，非天成也。後三十餘年，翁既捐館舍，遵亦沒久矣。有廬山玉澗道人崔閒，特妙於琴。恨此曲之無詞，乃譜其聲，而請東坡居士以補之云。³³

〈醉翁操〉原是有曲無辭，雖有人嘗試填詞，卻無法詞曲交融，流於庸俗；幸有崔閒鏗而不捨，請東坡為曲填詞，使一代名曲不致消逝。稼軒贈范開此詞，除了暗喻自己與范開如同〈醉翁操〉之於蘇軾，如魚得水的深厚交情外，更充滿知音難尋的感嘆。而范開長於楚辭，稼軒深知學生長處，故以楚辭語法人詞送別。稼軒懷抱著不捨與祝福兩種矛盾心境，寫下這首〈醉翁操〉：

長松。之風。如公。肯余從。山中。人心與吾兮誰同。湛湛千里之江，上有楓。噫送子于東。望君之門兮九重。女無悅己，誰適為容。不龜手藥，或一朝兮取封。昔與遊兮皆童。我獨窮兮今翁。一魚兮一龍。勞心兮忡忡。噫命與時逢。子取之食兮萬鍾。

（《辛棄疾集編年箋注》，頁一一三二）

本闕詞上片寫離情依依的悲傷之情。「長松」兩句出自《世說新語·言語》³⁴，指出身名門的宦宦人家，其後代

不一定優秀。稼軒援引此句並非是批評范開，稼軒認為范開雖出門名門，但其品德學養無從挑剔、相當優秀，因此不必擔心他人的閒言閒語。「湛湛」句出《楚辭·招魂》³⁵，送別對象由春天轉為范開，表現對范開前往臨安的不捨與哀傷。「望君」句出《楚辭·九辯》³⁶，寫范開到臨安後，無論稼軒如何思念，兩人相見的機會微乎其微。下片則寫對范開前往臨安的祝福之語。

從〈定風波〉及〈醉翁操〉兩闕詞作，不難看出稼軒對於范開離開帶湖、遠行臨安的不安與憂慮。而稼軒與范開的酬唱之詞也止於〈醉翁操〉，詞集中再無提及范開這名學生；而范開的仕宦之路也不甚順利，後世典籍並無記載范開的相關事蹟，似乎與其師同樣抑鬱不得志。稼軒與范開兩人並無再次相見，似乎應驗稼軒「望君之門兮九重」之語。師徒之情竟斷於此，令後世讀者不勝唏噓。

而稼軒贈予楊民瞻之送別詞有〈水調歌頭·送楊民瞻〉：

日月如磨蟻，萬事且浮休。君看簷外江水，滾滾自東流。風雨瓢泉夜半，花草雪樓春到，老子已菟裘。歲晚問無恙，歸計橘千頭。夢連環，歌彈鋏，賦登樓。黃雞白酒，君去村社一番秋。長劍倚天誰問，夷甫諸人堪笑，西北有神州。此事君自了，千古一扁舟。

（《辛棄疾集編年箋注》，頁一一六二）

³³ [宋]朱熹《楚辭集注》，P.115。「湛湛江水兮上有楓，目極千里兮傷春心。」

³⁴ [宋]朱熹《楚辭集注》，P.99。「豈不鬱陶而思君兮？君之門以九重。」

³³ 龍沐勛《唐宋詞格律》（臺北：里仁書局，2003），P.170。

³⁴ [南朝宋]劉義慶編，楊勇校箋《言語第二》，《世說新語校箋》，P.70。「人想王荊產佳，此想長松下當有清風耳。」

李仲傑 辛棄疾帶湖交游初探——以范開、楊民瞻為例

本闕詞上片隱含稼軒時不我予的哀怨。前四句皆著眼時間，光陰似箭，不為誰而停止。菟裘代表隱退之所，指稼軒隱居帶湖一事。橘千頭出《襄陽耆舊傳》³⁷，稼軒自言退隱後躬耕田畝、自食其力。上片詞句表面看似超然平淡，實則潦倒哀愁、心有不甘，是稼軒故作瀟灑的自我解嘲。下片則寄寓稼軒自身的不平之氣，並勉勵楊民瞻以國事為重。

四、稼軒對范、楊二人的情感展現

稼軒與范、楊二人的唱和詞，除了寫遊山玩水、詠物送別外，稼軒亦在詞中寄託對於兩人的種種情感，按詞中表現情感可分為憂心囑咐、寄託己志、期許勉勵等三類。

(一) 憂心囑咐

稼軒因受奸人誣陷、信心受挫，而隱居帶湖。初見官場險惡，使稼軒不免心灰意冷，因此詞中出現對於官場的不信任，擔憂學生遭到政治傷害，如此闕〈滿江紅·遊南巖，和范廓之韻〉：

笑拍洪崖，問千丈翠巖誰削。依舊是西風白馬，北村南郭。似整復斜僧屋亂，欲吞還吐林煙薄。覺人間萬事到秋來，都搖落。呼斗酒，同君酌。更小隱，尋幽約。且丁寧休負，北山猿鶴。有鹿從渠求鹿夢，非魚定未知魚樂。正仰看飛鳥卻鷹人，回頭錯。
（《辛棄疾集編年箋注》，頁七八七）

37 〔晉〕習鑿齒《襄陽耆舊傳》，收錄於熊明《漢魏六朝雜傳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7），P.1627。「李衡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陽汜洲上作宅，種甘橘千株。」

本闕詞曾在本文第三節提及，屬於遊山玩水之作。上片描繪南巖風光，下片筆鋒一轉，替范廓做好官場黑暗的心理建設。北山猿鶴典出〈北山移文〉³⁸，不要辜負山中猿鶴，拋棄牠們回朝作官。稼軒久歷官場，深受奸臣所苦，但他不願澆熄范開的雄心壯志，因此告訴范開蕉鹿夢、游魚樂，明白政治黑暗、人心險惡的官場文化。若不幸遭受奸人誣陷，不如學習為師退隱山林，遠離是非之地，展現稼軒對學生作官的擔憂之情。

(二) 期許勉勵

稼軒隱居帶湖後，曾作〈烏夜啼·廓之見和，復用前韻〉，自嘲自己垂垂老矣，並稱讚學生是後起之秀，期許他未來做出一番事業。以下為詞文：

人言我不如公。酒杯中。更把平生湖海問兒童。
千尺蔓，雲葉亂，繫長松。卻笑一身纏繞似衰翁。
（《辛棄疾集編年箋注》，頁九七九）

本闕詞上片稱讚范開意志堅強。「人言」句自出《世說新語·方正》³⁹，稼軒在酒後與孩童對談湖海之事，然孩童豈能了解稼軒心思？稼軒認為范開酒後仍思慮清晰，自己不如范開。下片自嘲自己被世俗纏身，雖隱居帶湖卻仍心繫朝廷，如同被藤蔓纏繞的老翁。透過此詞，稼軒大力誇讚范開意志堅定、年輕有為；反觀自己卻心煩意亂、年

38 〔清〕嚴可均《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58），P.5800。「蕙帳空兮夜鶴怨，山人去兮曉猿驚。」
39 〔南朝宋〕劉義慶編，楊勇校箋《方正第五》，《世說新語校箋》，P.185。「人言汝勝我，定不如我。」

老力衰。稼軒相當器重范開，因此范開前往縣城應試時，稼軒作〈鷓鴣天·送廓之秋試〉，替學生送行：

白苧新袍入嫩涼。春蠶食葉響迴廊。禹門已準桃花浪。月殿先收桂子香。鵬北海，鳳朝陽。又攜書劍路茫茫。明年此日青雲上，卻笑人間舉子忙。

（《辛棄疾集編年箋注》，頁八一—八）

本闕詞曾在本文第三節提及，屬於送別之作。上片點明考試季節，並預言范開將通過考試。下片則以虛筆為主，「鵬北海」三句氣勢非凡，將范開比為鵬鳥及鳳凰，如鵬鳥展翅、鳳凰朝陽，期許范開走向未來的康莊大道。「明年」二句則想像范開連中二試、直上青雲，笑看後進舉子為功名奔波。本詞雖是送別詞，但詞中卻無離別的愁緒苦悶，稼軒反而側重對范開應試的鼓勵與祝願，沖淡分離的悲傷之情。

後范開也不負老師的期望，順利通過解試，得以進入京城參加會試。關於范開通過解試的證據，請看此闕〈柳梢青·和范先之席上賦牡丹〉：

姚魏名流，年年攬斷，雨恨風愁。解釋春光，剩須破費，酒令詩籌。玉肌紅粉溫柔。更染盡天香未休。今夜簪花，他年第一，玉殿東頭。（《辛棄疾集編年箋注》，頁一一—二六）

本闕詞曾在本文第三節提及，屬於詠物之作。上片描寫賞牡丹之情景，下片開頭則寫牡丹的清麗與芬芳。「今夜」三句則表達稼軒期許學生高中科舉、入朝當官的祝願。簪花是宋代朝野盛行的活動，當國家舉辦宴會，皇帝依照官

員品級賞賜簪花，形成一種禮儀制度。宋人相信簪花能帶來好運，而士子簪花更蘊含官運亨通的祝願。因此稼軒替范開簪花，隱含祝福之意，勉勵他高中狀元，施展自己的抱負，對范開的關懷與期許之情溢於言辭。

范開在紹熙元年辭別辛棄疾，赴臨安應仕，稼軒作〈醉翁操〉為其敘別：

長松。之風。如公。肯余從。山中。人心與吾兮誰同。湛湛千里之江，上有楓。噫送子于東。望君之門兮九重。女無悅己，誰適為容。不龜手藥，或一朝兮取封。昔與遊兮皆童。我獨窮兮今翁。一魚兮一龍。勞心兮忡忡。噫命與時逢。子取之食兮萬鍾。

（《辛棄疾集編年箋注》，頁一一—一二）

本闕詞曾在本文第三節提及，屬於送別之作。上片寫離別的悲傷之情，下片則寫對范開作官的憂慮與祝福之語。范開前往臨安，將獨自面對政治的壓力，稼軒卻隱居帶湖，無法保護學生，令稼軒十分憂慮；但稼軒很快地重新振作，他相信學生能克服困難、一飛衝天，並運用《莊子》「不龜手之藥」⁴⁰及《孟子》「養弟子以萬鍾」⁴¹兩典，期許范開獲得皇帝賞識，鼓勵他一展長才、受賞萬鍾，期盼范開完成為師抗金復宋的心願。

40 〔清〕王先謙《莊子集解》（〔清〕宣統元年刻本，1909），卷一，pp.5a-5b。「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，……吳王使之將，冬與越人水戰，大敗越人。裂地而封之。」

41 〔清〕焦循《孟子正義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），p.298。「王謂時子曰：『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，養弟子以萬鍾。』」

范開從師稼軒八年，期間曾應科舉考試，最終應朝廷詔令人臨安任官。稼軒相當欣賞范開，送別詞多有鼓勵期勉之語，期許范開能成為大宋抗金之助力。而楊民瞻在離開帶湖前，稼軒也曾作詞送別，亦期許他以國事為重，請看這闕〈水調歌頭·送楊民瞻〉：

日月如磨蟻，萬事且浮休。君看簷外江水，滾滾自東流。風雨瓢泉夜半，花草雪樓春到，老子已菟裘。歲晚問無恙，歸計橘千頭。夢連環，歌彈鋏，賦登樓。黃雞白酒，君去村社一番秋。長劍倚天誰問，夷甫諸人堪笑，西北有神州。此事君自了，千古一扁舟。（《辛棄疾集編年箋注》，頁一一六二）

本闕詞曾在本文第三節提及，屬於送別之作。上片描寫稼軒故作瀟灑的怨嘆，下片「夢連環」三句連用三典，夢連環出自韓愈〈送張道士〉⁴²、歌彈鋏出《戰國策》馮諼彈鋏而歌事⁴³、賦登樓則出王粲〈登樓賦〉。此三句不但道出楊民瞻夢鄉思歸、不得志的悲憤，更是稼軒自我的心情寫照。「黃雞」兩句出李白〈南陵別兒童入京〉⁴⁴，歸隱山林，享受純樸純真之樂。前五句看似表現出無可奈何的遺憾，然而「長劍」三句話鋒一轉，稼軒直斥奸人誤國、國土淪喪，當權者卻忍辱求和，令有志之士群起激憤。

42 〔唐〕韓愈著，焦循、郝潤華箋注《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2），P.468。「昨宵夢倚門，手取連環持。」
43 何建章《戰國策注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0），P.381。
44 〔唐〕李白著，安旗箋注《李白全集編年箋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5），P.404。「白酒新熟山中歸，黃雞啄黍秋正肥。」

「西北有神州」一句，更表現收復失土、光復大宋的企盼與期望。「此事」句出《晉書·山濤傳》⁴⁵，說明主事者只是高談空論，只顧自己的榮華富貴，而不願顧全朝廷大局。稼軒勉勵楊民瞻以家國為重，效法范蠡成就一番事業，為天下盡一份心力。楊民瞻雖懷才不遇、思歸回鄉，但稼軒仍以國事勉勵，期許楊民瞻心繫天下、抗金有成，成為光復大宋的功臣之一。

（三）寄託己志

稼軒退隱帶湖後，一度對朝政失去信心，遠離是非之地，由積極入世的儒家思維，轉為消極出世的道家心態。稼軒曾寫〈生查子·山行，寄楊民瞻〉，向楊民瞻描繪自己理想中的生活面貌：

昨宵醉裏行，山吐三更月。不見可憐人，一夜頭如雪。今宵醉裏歸，明月關山笛。收拾錦囊詩，要寄揚雄宅。（《辛棄疾集編年箋注》，頁一〇〇四）

上片稼軒寫昨夜喝得爛醉，走在回家的路上。「山吐」句化用杜甫〈月〉⁴⁶詩，稼軒被奸臣誣陷、遠離朝政，不免有種英雄末路之感。下片表現稼軒遠離世事的出世心態。「明月」句出王昌齡〈從軍行〉⁴⁷，嗚咽的笛聲如同親人

45 〔唐〕房玄齡《晉書·列傳第十三·山濤傳》，P.1224。「西偏吾自了之，後事深以委卿。」
46 〔唐〕杜甫著，〔清〕仇兆鰲注《杜詩詳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9），P.1476。「四更山吐月，殘夜水明樓。」
47 〔清〕黃生《唐詩摘鈔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9），P.350。「更吹羌笛關山月，無那金閨萬里愁。」

的呼喚，增添憂傷的愁緒。「收拾」句出《新唐書·李賀傳》⁴⁸、「要寄」句出左思《詠史》⁴⁹，稼軒運用李賀及揚雄兩典，希望自己如同李賀才思敏捷，又將楊民瞻戲比揚雄，可見楊民瞻頗有才情。本闕詞展現出稼軒不願理會世間鬥爭的想法，並表達自己安貧樂道的心志。除了這闕詞外，稼軒另一首《生查子·民瞻見和，復用前韻》，亦展露此種心志：

誰傾滄海珠，簸弄千明月。喚取酒邊來，軟語裁春雪。人間無鳳凰，空費穿雲笛。醉裏卻歸來，松菊陶潛宅。（《辛棄疾集編年箋注》，頁一一〇五）

上片稱讚楊民瞻的作品。稼軒運用杜甫「僧寶人人滄海珠」⁵⁰、韓愈「簸弄明月珠」⁵¹、蘇軾「莫趁明珠弄明月」⁵²三個典故，稱讚楊民瞻文辭優美、字字珠璣，適合一邊飲酒，一邊閱讀楊民瞻精深高雅的作品。

下片稼軒重申意欲出世的心境。「人間」句出自劉向

48 [宋]歐陽脩《新唐書·列傳第一百二十八·李賀傳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75），P.5787。「每旦日出，騎弱馬，從小奚奴，背古錦囊，遇所得，書投囊中。」

49 [清]沈德潛《古詩源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3.06），左思《詠史》八首之四，P.165。「寂寂揚子宅，門無卿相與。」

50 [唐]杜甫著，[清]仇兆鰲注《岳麓山道林二寺行》，《杜詩詳注》，P.1986。

51 [唐]韓愈著，焦循、郝潤華箋注《韓昌黎詩集編年箋注》，《別趙子》，P.615。

52 [宋]蘇軾《移合浦郭功甫見寄》，《蘇軾詩集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2.02），P.2757。

《列仙傳》⁵³、「空費」句出蘇軾《李季吹笛》小引⁵⁴。

稼軒認為人間根本沒有鳳凰，暗示朝廷無忠貞之士；而笛聲亦無法穿雲裂石，是稼軒對於紛亂朝政的深刻體悟。「醉裏」二句暗示政治黑暗混濁，不如喝醉、不理世事，回到種滿松菊的宅邸，學習陶潛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出世精神。稼軒被政治算計傷害很深，遲遲不願回到朝廷，反倒選擇出世一途。被奸佞小人消磨掉報國的雄心壯志，令人不禁為稼軒的遭遇感到哀傷與惋惜。

上述兩闕《生查子》，皆是稼軒消極出世之作，絲毫未見熱血澎湃的英雄氣概。筆者推測稼軒初謫居帶湖時，因打擊巨大，心態由人世轉為出世，帶湖前期多為縱情山水、遠離政治之作；然而隨著時間流逝，稼軒漸已釋懷，從消極轉為積極，開始抒發自己無端遭陷、賦閒在家的憤懣。如這闕《八聲甘州·夜讀李廣傳，不能寐，因念晁楚老、楊民瞻約同居山間，戲用李廣事，賦以寄之》，可以看出稼軒心態的轉變：

故將軍飲罷夜歸來，長亭解雕鞍。恨灞陵醉尉，匆匆未識，桃李無言。射虎山橫一騎，裂石響驚弦。落魄封侯事，歲晚田間。誰向桑麻杜曲，要短衣匹馬，移住南山。看風流慷慨，談笑過殘年。漢開邊功名萬里，甚當時健者也曾閒。紗窗外，斜風細雨，一障輕寒。（《辛棄疾集編年箋注》，頁一〇〇七）

53 王叔岷《列仙傳校箋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7.06），P.80。

54 [宋]蘇軾《李季吹笛并引》，《蘇軾詩集》，P.1136。「噤然有穿雲裂石之聲。」

本闕詞上半片主寫李廣故事，內容皆出自《史記·李將軍列傳》⁵⁵。李廣雖因戰敗被貶為庶人，但仍有擊退匈奴的實績，霸陵尉卻目空一切，阻擋李廣之路。「射虎」兩句言李廣見草中有虎而射之，沒想到竟射中石頭，且箭鏃沒入石中，是李廣勇猛的代表事蹟。「落魄」兩句言李廣戰功彪炳，但勞苦不得獎賞、英勇反遭罷黜，明指漢廷的混亂黑暗，實則暗諷大宋顛倒是非、奸權當道。

下片則寫稼軒自身的感慨。「誰向」五句出自杜甫〈曲江三章〉第三首⁵⁶，此處稼軒以杜甫思慕李廣之心，暗喻晁楚老、楊民瞻願意親近自己，稱讚二人不因地位貴賤與自己結交，和目中無人的霸陵尉形成強烈對比。而稼軒雖引用杜甫作品，但他不完全認同杜甫作法，從誰向、談笑幾個詞彙，明顯看出稼軒改變出世的態度，表現不願屈居田園、無懼釋懷的堅強意志。「漢開」兩句明指大漢征討外侮，李廣竟被棄如敝屣，令人費解；實則暗喻大宋進奸佞而逐賢良、一心求和避戰，令稼軒十分痛恨。「斜風細雨」指小人進讒、誣陷忠良，致使朝廷陷入虛弱無力的泥淖，國勢更趨衰微，是稼軒對於奸人當道的無聲控訴。

從本闕詞可以看出稼軒的心境從出世轉為入世，用李廣比喻自己，雖身懷大志，無奈朝廷黑暗、不被重用，只

55 〔漢〕司馬遷《史記》，〈卷一〇九·李將軍列傳〉，PP.2871-2874。

56 〔唐〕杜甫著，〔清〕仇兆鰲注《曲江三章章五句》其三，《杜詩詳注》，P.139。「自斷此生休問天，杜曲幸有桑麻田。故將移往南山邊，短衣匹馬隨李廣，看射猛虎終殘年。」

能蟄居帶湖、等待時機，充滿對官場奸險的批判，以及不願向惡勢力屈服的心志。

五、范開回饋師恩的實質行動

稼軒對待范開、楊民瞻情真意切，二人對於稼軒的賞識亦是點滴心頭，其中范開雖無作品傳世，然其編纂《稼軒詞》甲集，蒐羅百餘首稼軒早期詞作，並為詞集作序，足見范開相當敬重老師。其序云：

器大者聲必闕，志高者意必遠。知夫聲與意之本原，則知歌詞之所自出，是蓋不容有意於作為，而其發越著見於聲音、言意之表者，則亦隨其所蓄之淺深，有不能不爾者存焉耳。

世言稼軒居士辛公之詞似東坡，非有意於學坡也。自其發於所蓄者言之，則不能不坡若也。坡公嘗自言與其弟子由為文雖多，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，且以為得於談笑之間而非勉強之所為。公之於詞亦然：苟不得之於嘻笑，則得之於行樂；不得之於行樂，則得之於醉墨淋漓之際。揮毫未竟，而客爭藏去。或閑中書石，興來寫地，亦或微吟而不錄，漫錄而焚稿，以故多散逸。是亦未嘗有作之意，其於坡也，是以似之。雖然，公一世之豪，以氣節自負，以功業自許。方將斂藏其用，以事清曠，果何意於歌詞哉？直陶寫之具耳。故其詞之為體，如張樂洞庭之野，無首無尾，不主故常；又如春雲浮空，卷舒起滅，隨所變態，無非可觀。無他，意不在於作詞，而其氣之所充，蓄之所發，詞自不能不爾也。其間固有清而麗，婉而嫵媚，

此又坡公之所無，而公詞之所獨也。昔宋復古、張乖崖方嚴勁正，而其詞乃復有濃纖婉麗之語，豈鐵石心腸者類皆如是耶？

開久從公游，其殘膏騰馥，得所需焉為多。因暇日哀集冥搜，才逾百首，皆親得於公者。以近時流布於海內者率多贋本，吾為此懼，故不敢獨闕，將以祛傳者之惑焉。淳熙戊申正月元日門人范開序。⁵⁷

范開的序言有數點值得注意：

(一) 稼軒詞與東坡詞相似之因

世人云蘇辛二人之詞相似，范開認為二人作詞皆發於所蓄、直抒胸臆，作品得於談笑行樂、醉墨淋漓之間，非勉強為之，故二人作品風格相似為必然之事，稼軒並無意學習東坡。

(二) 稼軒內心志向

范開言稼軒「閑中書石，興來寫地，亦或微吟而不錄，漫錄而焚稿」，表明自己雖已收集部分詞作，但不知有多少作品已被焚毀、未有紀錄，無法流傳於世。范開此語似乎表明稼軒平生志願在功名事業，而非專以詞人名世⁵⁸。

(三) 開創稼軒體之詞作風格

范開言稼軒「斂藏其用，以事清曠」，可見稼軒或多

或少受到東坡詞風之影響；然稼軒雖欲事之，卻因「氣之所充，蓄之所發」之差異，反倒走出一條截然不同的道路。范開評價老師的詞作內容不主故常、卷舒起滅，風格時而剛直言正、時而清麗婉媚，是東坡所無、稼軒獨有的特色，開創稼軒體的詞作藝術風格。

(四) 阻止贋本流傳

此點曾在本文第二節提及，當時稼軒詞贋本廣布，范開為阻止偽詞擾亂視聽，故蒐集稼軒詞百餘首、集結成冊，除去傳布者的疑惑。

從以上幾點可以看出范開相當了解老師，一一梳理稼軒詞作特色。雖有人認為蘇辛創作風格相近，但范開除了點明老師與東坡詞的差異外，又提出「稼軒體」的寫作風格，為稼軒隱居帶湖時逐漸成形的詞體，更是稼軒獨有的特色。稼軒居於帶湖時期，范開可說是最了解稼軒的人，他為稼軒編製詞集，又替詞集寫序，用實質行動回報師恩，不難看出范開對於稼軒的尊敬之情。

六、結論

辛棄疾與范開、楊民瞻二人唱和詞作豐富，稼軒對二人的期許也不盡相同：范開於淳熙九年拜稼軒為師，師徒間感情深厚，因此稼軒對於這位弟子的期望值相當高，在詞中期許范開成龍成鳳，接受皇帝召見，施展胸中宏圖，光復大宋聲威，將范開視為自己的接班人。而楊民瞻因未考科舉，故稼軒的詞中並未提及科考之事，鼓舞激勵之詞僅有〈水調歌頭〉一闕，其餘多為稼軒心情抒發之作，然稼軒似乎更願意與楊民瞻分享心事，詞中時常顯露出世、

⁵⁷ 「宋」辛棄疾〈稼軒詞序〉，《稼軒詞甲乙丙集》，收錄於王德毅《叢書集成三編》（臺北：新文豐出版社，1997），pp.1a-2a。

⁵⁸ 辛庚儒《辛棄疾研究》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08），p.179。

入世之情感。由此可見稼軒之唱和詞，會因應唱和者的性格而有所改變。

稼軒之唱和詞除了對二人的期許略有不同外，亦能從中觀察稼軒的心境變化與轉折。稼軒的心境變化以「淳熙十三年」為界，十三年以前的詞作多是遊山玩水、消極出世的內容，充滿對道家清靜無為的渴望，並欲效法揚雄、陶潛過著隱居、不問世事的生活。

稼軒於淳熙八年末遭罷黜、退隱帶湖，被奸人陷害的打擊深深影響稼軒，致使他將近四年時間專心療傷，隻字未提抗金復宋的大業，官場的腐敗差點將稼軒打入黑暗深淵。所幸稼軒在隱居帶湖期間，有范開、楊民瞻等學生、友人相伴，使稼軒逐漸釋懷官場失利、恢復政治熱忱。

淳熙十三年，范開即將應科舉考試，稼軒作詞以贈，期勉范開考取功名、平步青雲。亦在此時期，稼軒的詞作已逐漸出現施展心中抱負、諷刺朝政腐敗的內容，范開、楊民瞻等人的陪伴，更喚醒稼軒風塵已久的夢想，找回積極救國的心志。稼軒如同伯樂，找出學生、友人的優點，並加以鞭策，期許他們成就一番事業；范開、楊民瞻如同良馬，不但替稼軒編製詞集，使稼軒詞得以流傳於世；更讓稼軒找回自我價值，重新振作、拾起抗金大旗，繼續為光復大宋而戰。三人形同莫逆、亦師亦友的深厚情誼，值得後人稱頌學習。

*RH3304



《鵝湖學誌》稿約

- (1) 本刊歡迎以中文寫成、有關中西哲學及各學科思想的研究和評論。
- (2) 本刊分三部分：
 1. 論文：凡符合上述性質，字數在一萬至二萬五千者。
 2. 討論：凡對本刊或其他學刊所登論文的内容、傳統思想的特定課題、現今流行的思想爭論的評論與商榷，字數在三千至九千者。
 3. 書評：對近期出版的哲學性及思想性書籍內容要點的評論。
- (3) 所投文稿將由本刊聘請有關學者評審，組成當其責任編審。
- (4) 本刊於每年六月及十二月出版。
- (5) 投稿者請附單位、級職、聯絡地址、電話、中英文之姓名、論文摘要及關鍵詞。
- (6) 本刊所採用之稿件一概不付酬，但於出版後贈送本刊當期五本，及抽印本二十份。